

全球化与伊斯兰

“伊斯兰主义”：全球处境、社会运动及其意识形态*

刘 义

摘 要：伊斯兰主义首先是一种宗教内部不断重复的变迁现象，其在当代兴起同近代以来尤其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伊斯兰世界在全球体系中的不利处境密切相关。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即是希望通过宗教的符号来进行社会变革，以应对这一不利的局面。从社会形式讲，伊斯兰主义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运动，其本质则是政治意识形态。当代伊斯兰主义发生的一个主要背景在于全球化，而其自身同时也被全球化；不仅表现为全球化的组织，更具有全球性的意识形态和目标。

关键词：伊斯兰主义；全球化；社会运动；意识形态；政治伊斯兰

作者简介：刘义，博士，上海大学历史系讲师（上海 200444）。

文章编号：1673-5161 (2009) 01-0022-07

中图分类号：G371

文献标识码：A

*本文为上海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展基金项目“全球宗教政治及其对中国外交的影响”（A10-0102-08-402）的阶段性成果。

“伊斯兰主义”（Islamism），或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Islamic Fundamentalism）、“政治伊斯兰”（Political Islam），是一个充满多重含义的概念。从最基本的层面讲，它常用来指伊斯兰内部不断重复的宗教复兴运动（Revivalism）。但伊斯兰主义的真正兴起则是一个近代产物：一方面是指在西方殖民主义刺激下兴起的社会文化运动；另一方面则是指西方话语霸权下对于伊斯兰世界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和“化约论”（Reductionism）印象。在当今，伊斯兰主义则主要被看作一种“宗教—政治”现象：“宗教方面作为动员反抗的工具，政治方面则满足了急需改变现状的需求”^[14]。伊斯兰主义由此与伊斯兰相区别开来，并被广泛应用于西方的学界和媒体，其目的在于强调，“这一基于宗教的政治话语和行动主义超越了或者本质上迥异于奉献、社会福利、慈善行为等伊斯兰基本教义”^[15]。从根本的层面上讲，当代伊斯兰主义更多地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其特征也更多地是由其政治处境而不是宗教因素所决定的，社会运动是其主要的社会表达形式。另外，伊斯兰主义的一个突出特征在于其全球性，包括全球化的背景、组织和意识形态等。本文首先对伊斯兰主义的概念进行简要阐释，然后分析伊斯兰主义的本质，最后则讨论伊斯兰主义在全球层面上的含义。

一、“伊斯兰主义”简述

伊斯兰主义的思想，最早可追溯到13世纪的穆斯林哲学家泰米亚（Ibn Taymiyya）及其所开创的撒拉非主义（Salafism）^{[2]94}，其基本的思想在于，通过恢复伊斯兰作为指导穆斯林生活的全

面性意识形态，尤其是《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的典范，以拯救穆斯林世界的道德堕落。在近代，穆斯林兄弟会的创办人哈桑·班纳(Hassan al-Banna)和伊斯兰促进会的创办人毛杜迪(Maulana Maudoudi)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穆斯林兄弟会和伊斯兰促进会也是当代伊斯兰主义在组织和意识形态上的先驱。后来，库特卜(Sayyid Qutb)将伊斯兰主义的思想激进化了，直接促使了穆斯林兄弟会路线的改变，并激发了整个当代伊斯兰主义的发展。

有学者将近代伊斯兰主义的发展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复兴主义(Revivalism)、改革主义(Reformism)和激进主义(Radicalism)。^{[3] x i}复兴主义兴起于18~19世纪。1749年瓦哈比(Muhammad b. Abd al-Wahhab)和沙特(Muhammad b. Al-Sa'ud)的政治联盟，标志着这一运动的开始。复兴主义的特征在于，希望通过一场宗教的复兴运动，以反对当时由于欧洲国家的商业活动而导致的内外贸易冲突，且多发生在位于权力中心之外的部落社会，其主要思想可被概括为：恢复原初作为唯一真神的伊斯兰教；提倡在法律事务上的独立理性，以及对盲目模仿的憎恶；逃离由不信者、多神教徒和异教徒所统治的领土；对一个唯一领袖的狂热信仰，将其看作是“复兴者”的体现、伊玛目或“期待的马赫迪”(the Expected Mahdi)。^{[3]11}改革主义兴起于19世纪，发展于20世纪。随着西方势力的进一步扩充，伊斯兰宗教领袖和政治人物开始感到，不仅是其宗教，而且包括整体社会，都处于一种相对于欧洲国家的衰落状态，直接促成改革派伊斯兰的兴起，著名的坦兹马特(Tanzimat)改革运动即可被视为这一运动的模板。启蒙思想、工业文明、自由宪政等都深深吸引着伊斯兰改革派的知识分子。与复兴主义相比，改革主义的一个突出特征在于，它是一场由知识分子、政府官员以及改革派乌里玛发起的“城市运动”^{[3] x ii}。他们深入农村，打破地区统治的自主权，并将所有的部落联合在一个新的国家形式下。到19世纪末期，改革主义逐渐同爱国主义相结合，改革运动也成为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运动，穆斯林兄弟会和伊斯兰促进会正是这一思潮影响下的产物。激进主义兴起于1960~1970年代。其主要背景在于由世俗民族国家的非宗教性改革而导致的“伊斯兰全面溃败”。因此，复兴伊斯兰以反对世俗民族国家、用伊斯兰民族主义取代世俗民族主义，就成为此时穆斯林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由此，伊斯兰从一种文化、一种伦理符号，或一种防御工具，变为了一种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3]63-64}。激进主义招揽了最近的城镇移民，还吸引了一大批成长于世俗的民族国家体系之下的年轻穆斯林。激进主义既不是复兴的，也不是改革的，而是一种对二者的创造性综合，是一种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暴力运动，也是建造伊斯兰政治未来的最后一种努力。这一思想通过1979年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而走向了现实，并逐渐在“输出革命”的口号中引申为全球性的意识形态。

从一般意义上讲，伊斯兰主义的主要观念包括：(1)伊斯兰世界处于一种由几个世纪以来的政治和道德堕落所导致的失序状态，且这一堕落始于伊斯兰观念在个人和公共两个层面上的不被尊重或忽视；(2)这一堕落使西方观念作为一种异质文化侵入伊斯兰世界成为可能。这一异质文化包括民族主义、泛阿拉伯主义、社会主义、军事独裁政权、世俗化的法律、道德和教育体系、资本主义的广告和消费文化等。这一异质文化的入侵导致了伊斯兰世界的分裂，如民族国家体系对阿拉伯世界的人为分割，一个亲西方的上层社会和一个亲伊斯兰的下层社会等。根据伊斯兰主义的观点，出现了一个新的蒙昧时期(jahiliyya)亦即不知道安拉及其训导的前伊斯兰文明时期；(3)为克服这一堕落和腐化之势，伊斯兰世界必须实行再伊斯兰化(re-Islamization)，包括对伊斯兰生活方式的重申以及对西方价值和观念的摒弃，尤其应重新肯定哈里发作为穆斯林生活的中心地位。由此建立一个理想化的伊斯兰国家；(4)再伊斯兰化的唯一途径即将伊斯兰自身再政治化(repolicize)。根据伊斯兰主义的逻辑，作为一种宗教，伊斯兰反对所有错误的神祇和堕落的行为，但传统的乌里玛却屈服于政治的权威而将伊斯兰边缘化了。因此，必须按照伊斯兰的方式对政治进行重新安排。作为一种全面的意识形态，伊斯兰又是通向正义和社会平等的唯一道路，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的行为是这一运动的模范。^{[4]12-13}

20世纪八十年代，伊斯兰主义悄悄地发生了从政治伊斯兰向“新基要主义”

(Neofundamentalism)转移。^{[5]75}同之前的激进伊斯兰不同,他们更强调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改革、个人的伊斯兰实践以及伊斯兰价值和哈里发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政治的目标依然没有改变,但斗争的方式和策略却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在,他们往往较少直接挑战政府的权威,而希望在一个既定的政治框架内实现一定的改革,其策略主要有:进入官方的政治生活;在社会领域进行再投资,包括道德和习俗、经济等;形成小群体,包括保守的宗教运动或恐怖群体。从一定意义上讲,新基要主义是对激进伊斯兰的反动,以及对伊斯兰传统的原教旨主义路线的回归。它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苏菲主义的传统,并发展了“大众伊斯兰”(Popular Islam)的运动,这也可以被看作是所谓“后伊斯兰主义”(Post-Islamism)的问题^{[6]3},是伊斯兰主义政教合一神话破灭的结果。后伊斯兰主义坚持,宗教和政治分属两个不同的自主领域,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后伊斯兰主义并不意味着宗教本身的衰落,而是宗教与政治关系的危机、宗教身份和权威的分裂、新的宗教形式的出现等,即宗教的世俗化问题。后伊斯兰主义反映了“政治伊斯兰的失败”,政治伊斯兰过于强调政治因素,以致宗教完全成了政治的俘虏,导致伊斯兰发展出现新趋势。

伊斯兰主义作为一个概念是多样化的,而不是同一性的,“穆斯林世界太多样化,太分裂了”,包括民族的、法学的、意识形态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种由不同观点(而且经常是竞争性的)形成的噪音”,而不是由一种声音主导的交响乐。^{[7]41}伊斯兰主义是一个包含了多种含义的概念,而不是单一的指涉。就含义而言,因为其政治学说过于突出,或因其公共影响误读过于严重,尤其涉及恐怖主义,而这只是伊斯兰主义中的一小部分,并不能概括其全部含义。

二、涵义: 社会运动与意识形态

著名伊斯兰研究专家蒂比(Bassam Tibi)曾指出,“从根本上讲,政治伊斯兰是一种意识形态”^{[8]2}。政治伊斯兰介于文化和政治之间的平衡。伊斯兰的政治化既是一种政治现象,也是一种抵抗文化的表现,这一平衡是“世俗的而不是宗教的”^{[8]2}。这就将伊斯兰主义同伊斯兰之间的关系区分开来——伊斯兰主义借用了伊斯兰教的文化资源,但它更多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

伊斯兰同政治之间的密切联系是经常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如有学者指出,“伊斯兰证明了是一种宗教和政治权力束缚在一起的信仰”^{[9]30}。伊斯兰群体既是神圣的也是世俗的,是教会也是国家,宗教为个人和群体的生活提供了意义和世界观基础,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成了阿拉伯世界统一和扩张的精神动力和指导。在漫长的历史河流中,这一关系经过阿拉伯世界的统治和繁荣而得以巩固,并逐步沉淀为一种伊斯兰的理想——一个以哈里发为基础的伊斯兰国家,遵循《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的模范,这一带有罗曼蒂克风格的理想成为刺激后世伊斯兰主义的思想资源。

有学者指出,“所谓政治伊斯兰意指这样一个进程,它与历史上的伊斯兰政治恰好相反。它试图将宗教和政治联系起来,不是通过将政府合法化的方式,而是反对这一方式——因此,政治伊斯兰整体上依然是一种抵抗运动(伊朗是一个例外)”^{[10]123}。这既指出了伊斯兰主义同传统的伊斯兰政治之间的联系,又表明了二者在政治策略上的不同。传统的伊斯兰政治经常被看作是一种以乌玛(umma)为基础的“实体政治”(Body Politics)。^{[10]120}然而,如果说传统的伊斯兰政治主要是伊斯兰作为宗教对占统治地位的政权之合法性的维护,伊斯兰主义则更多表现为一种反抗统治政权的社会运动。伊斯兰主义的出现,是为反对世俗民族国家的腐败、现代化的不成功或由于现代化过快而导致的社会后果。这些后果是世俗的,但却被归结为宗教的缘由。因此,这种运动从根本上讲也是世俗的,但却采取了宗教的形式,这是传统的伊斯兰政治在现代社会的创造性运用。“政治伊斯兰是一个学生、作为‘新兴中产阶级’的官员(包括军事官员)、专业和技术专家的运动”^{[10]158-159}。伊斯兰复兴最令人惊奇的一个现象在于,它似乎将不同社会形象和政治目标的群体带到了一起,如激进的学生和保守的商人。但必须强调的是,他们的结合点是文化的(一种异化感、对真实性的追求、对强化公共道德的要求)或可能是哲学的(对人类事物的神圣秩序,

而不是人的秩序的信仰)，“伊斯兰语言，由此代表了一种广泛的、不同于既存社会-政治秩序的霸权体系的意义和权力系统”^{[10] 175}。

在当今，一个合理理解伊斯兰主义的方法在于建构的路径。其中，“方面政治”(Aspect Politics)是一个重要的概念。^{[11]12} 根据这种观点，政治不再是脱离于现实的一个单一领域，而是体现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一种因素。政治因素的叙述，而不是政治本身，成为问题的关键。具体到伊斯兰问题，或许重要的不是追问伊斯兰本身是否就是政治的，而是伊斯兰在哪些方面体现了政治的内容。从这一角度看，作为一种宗教传统，伊斯兰可被看作是一个潜在的政治体。政治的行动者是问题的主导因素。“身份”(Identity)是另一个关键的概念。^{[11]17} 伊斯兰政治基于伊斯兰作为一种认同媒介的基础，认同即意味着差别，而对差别的诠释就构成了政治。伊斯兰的政治功效在于，它作为一种文化或观念因素将分散的民众联系在一起，并与一个异质的群体相对立，伊斯兰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建构的结果。它所体现的，是在当代背景下对传统伊斯兰政治的诠释，而不是对伊斯兰传统的回归。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伊斯兰主义的本质特征可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其社会运动的形式，二是其政治意识形态的本质。社会运动的概念大致包含四个方面的特征：(1) 非正式的互动网络；

(2) 共同的信仰和团结；(3) 聚焦于冲突的集体行动；(4) 抵抗的使用等。^{[12]14-15} 参照社会运动的范式来分析伊斯兰主义，已逐渐成了伊斯兰研究的一个新趋势。其含义在于，伊斯兰主义的机制、过程和组织，已经超越了伊斯兰仅仅作为一种观念、信仰或认同媒介的含义，而是一种积极行动的政治。尽管与其他的社会运动形式有区别，“集体行动本身及其伴随机制却体现了整个运动类型的一致性”^{[13]3}。伊斯兰本身为这一运动提供了共同的观念和意识形态根源；伊斯兰主义是组织性的。从早期的瓦哈比运动到近代的穆斯林兄弟会，从哈马斯到本·拉登的“基地”，都体现了伊斯兰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组织特征。社会运动在组织上的特征在于其“流动性”

(Mobilization)，从而与制度化的机构相区别，社会运动的产生是为了某种特殊的目的，并随具体目标的实现而解散或转化。伊斯兰主义有着特定的目标：或为反对某个具体的世俗政权，或为反对外国的入侵，或是为了反对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和世俗化。伊斯兰主义之所以被界定为一种社会运动，一方面是由于其“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的组织特征，另一方面则是因其“抵抗政治”(Contention Politics)的本质。

伊斯兰主义更重要的含义则在于其意识形态的本质，这首先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含义。意识形态有几个基本要素：(1) 认知——知识和信仰；(2) 影响——感觉和情感；(3) 价值——规范和判断；(4) 项目——计划和行动；(5) 社会基础——支持群体和集体。^{[14]4} 意识形态的重要功效在于，通过一种观念和价值体系对社会现实进行重新诠释，从而可以动员一定的社会力量来付出行动，以改变社会的现状。意识形态的形式是观念的，其本质则是政治的。简单地讲，伊斯兰主义正是利用了伊斯兰的观念体系来实现某种政治的目的。如果说伊斯兰教主要表现为一种信仰、观念和价值体系，伊斯兰主义则更强调对这种观念的诠释、利用和实施。伊斯兰主义是一种行动的力量。它通过借用伊斯兰这一传统的文化资源，用来规范和重塑人们的价值观念体系，影响人们的心理，将广大的民众团结在一起，并动员人们为某种具体政治目标而行动。同时，这一解释又强调伊斯兰主义是一种宗教意识形态，起因于其作为基要主义大家庭成员的身份。有学者指出，“基要主义是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它代表某些特殊群体的利益，并对当代世界制造的某些张力作出反应。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宗教意识形态，因为其追随者的信念、实践、挑战和动力，都形成于通过经文、教义和道德指南来将行动权威化的话语体系。”^{[15]97} 其背后所隐含的意义在于，“意识形态反映了现代主义的思维，即宗教是传统中腐朽的内核。然而，大多政治意识形态主要关注意义，而不是真理；宗教意识形态则将真理和意义结合了起来。”^{[15]99-100} 从这个层面上讲，我们可将伊斯兰主义看作是一种保守的意识形态。但也有学者认为，伊斯兰主义不仅仅是“伊斯兰保守主义”(Islamic Conservatism)，也是西方发生意义上的“传统的保守主义”(Traditional Conservatism)意识形态^{[16]21}，

其背后所蕴藏的含义包括：对人性的否定观点；社会正在堕落；对敌人的不宽容和妖魔化；低社会信任度；对象征、机构和历史的尊敬；希望回到一个消逝的美好时代；实现“好人”政治；政府的目的是为维持秩序，克服人性弱点；道德绝对主义；加强社会建设壁垒；反对社会变革；退出社会或反抗；社会是善与恶之间的持续斗争；相信一位弥赛亚的到来可以拯救世界。伊斯兰主义可被看作是保守宗教意识形态和保守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结合。

三、从伊斯兰主义到全球伊斯兰主义

伊斯兰主义在当代发展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全球化，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只不过是世界政治的其中一个新全球现象”^{[17]2}。在这方面，伊斯兰主义的兴起是同整个宗教基要主义的兴起相联系在一起，都属于全球宗教复兴和宗教政治化的一部分，是对全球大变革的一种文化反映，其根本目的在于反对现代性及其所导致的种种后果，并希望可以提出一种替代性的全球方案。“全球化是结构性的，破裂是文化的。文化破裂体现了结构全球化的不足”^{[17]6}。作为对全球化进程中的一种反映，伊斯兰主义希望通过一种文化的革命来拯救现实的堕落，从而掀起一场全球的伊斯兰主义运动。

有学者总结了关于政治伊斯兰在全球政治中的角色和地位：（1）对中东阿拉伯民族国家危机的一种反应，这一危机是由各种政治、经济、社会的复杂因素共同促成的；（2）伊斯兰激进主义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是对于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崩溃的一种本土反应；（3）政治伊斯兰是对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反应，是一种所谓的“文明冲突”问题；（4）激进伊斯兰是一种社会变革势力，是中东地区改革的一支积极力量；（5）政治伊斯兰是对现行社会制度的一种替代性选择。^{[1]31-32}

自近代以来，随着地理大发现、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以及政治革命，西方的基督教国家逐渐走上了世界强国的道路，并在殖民主义的理念下开始向全球扩张。相对而言，阿拉伯世界则逐步走向衰落，并被笼罩在西方殖民主义的体系下。这一改变不仅是经济的、政治的，也是文化的、心理的。西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体系逐渐占据了主导性位置，并被认为是最合适甚至是唯一合适的发展道路。因此，横贯中世纪的伊斯兰和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对立冲突也逐渐表现为特殊的伊斯兰文化和普遍的现代性之间的矛盾。在现代主义的框架下，伊斯兰世界越来越处于不利的地位，从而导致了一种深刻的身份危机。伊斯兰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象征，再次成了团结民众的符号。从伊斯兰自身寻求出路，也被看作是寻求一种不同于西方主导的社会秩序的另外选择。这一理念既是宗教的，也是政治的。在当代，伊斯兰主义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经济方面看，阿拉伯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不仅远远落后于欧美国家，而且也比不上亚洲的新兴发展国家。尽管中东地区丰富的石油为阿拉伯世界带来了很可观的利润，但整体上却处于一种不发达的状态，这直接刺激了阿拉伯世界的自尊心；二是从政治角度看，巴勒斯坦问题是所有问题的核心。自二战结束以来，所谓“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18]82}并没有带来巴勒斯坦问题的和平解决。相反，美国对以色列的偏爱和支持却导致了以色列在巴以冲突的问题上不断讨价还价。巴勒斯坦问题已逐渐成为了一个象征，通过一种伊斯兰的共同信仰而将全球的穆斯林团结起来。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最终被归结为一个道德和宗教的问题，并希望通过伊斯兰革命的方式而得以解决。

伊斯兰主义的全球化包含几个不同的层面：（1）伊斯兰教本身作为一种跨国文化因素；（2）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建立一种跨国的联盟，如伊斯兰会议组织等；（3）一些伊斯兰主义组织本身的跨国性以及伊斯兰主义组织之间的跨国联系，如穆斯林兄弟会、哈马斯、“基地”等；（4）伊斯兰主义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意识形态，号召全球穆斯林的团结以进行世界性革命。其中，第四点最为重要，也是当今伊斯兰主义全球化最突出的表现。

“全球伊斯兰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自 20 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发动了一场全球规模的恐怖主义战争”^{[19]96}。本·拉登及其领导的“基地”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从这个方面讲，全球伊斯兰主

义不仅与伊斯兰本身相异，而且也与地方或民族国家框架内的伊斯兰主义相区别。全球性是其最突出的特征。“全球伊斯兰主义与整个世界相对立，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南方还是北方。”^{[19]97}其中，世界革命是其主要的目标。全球伊斯兰主义不仅反对传统意义上的西方、殖民主义以及美国的全球扩张，而且反对阿拉伯世界的世俗政权，后者是前者在阿拉伯世界的代理人。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比前者更可怕，更应该被打倒，因为它们被看作是腐蚀穆斯林世界的内部叛徒。“全球伊斯兰主义是一个集中在单一主题上的复合体”^{[19]121}，是对穆斯林在过去几个世纪遭遇的诠释，完全自我中心化，把所有的不幸都归结于外在因素。全球伊斯兰主义的一个重要策略在于，它将所有的地方事件都同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命运联系起来，号召穆斯林进行一种全球性的大反击。

关于全球伊斯兰主义的另一种解释是所谓“伊斯兰帝国主义”(Islamic Imperialism)。同基督教一样，伊斯兰也是一种普遍性的宗教，是一种超民族、超国家的力量。这一倾向如果同实际的军事和政治扩张相联合，即形成帝国主义。“从7世纪中期第一个阿拉伯—伊斯兰帝国到奥斯曼作为最后一个伟大的穆斯林帝国，伊斯兰的历史可以被看作是普遍帝国以及帝国主义梦想的兴起和衰落史……与此相伴随的是直到今天仍旧萦绕在伊斯兰和中东政治中的复兴奥斯曼帝国的梦想。”^{[20]4-5}伊斯兰主义的目标是全球性的也是政治性的，其最终目的在于实现一种全球的伊斯兰革命。因此，挑战世界霸权，或者重新确立一种世界霸权，即是实现这一最终目的的关键策略。就目前来讲，这主要体现为全球伊斯兰主义与美国霸权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的意识形态层面的反映则是所谓的“文明冲突”论的泛滥。

然而，伊斯兰主义真能建设一种新的全球秩序，或者复兴中世纪的伊斯兰帝国吗？如果说伊斯兰主义在获得全球影响方面是成功的，其作为一种政治势力的实际效力则是值得怀疑的。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伊斯兰超越了国家，只是穆斯林跨越政府边界而在政治上彼此认同，但并不是功能性的政治联盟。”^{[21]300}这一观点所隐藏的含义在于，政治伊斯兰就其动员能力来讲无疑是一股强大的全球势力，但就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政治行为体特别是作为国际关系的行为体，它却是不成功的。政治伊斯兰更多地是表现为一种社会抵抗力量，而不是积极的建设性力量。因此，与其说全球伊斯兰主义将带来一种新的全球性秩序，毋宁说它更多地是带来一种新的“世界失序”。

四、结论

伊斯兰主义的兴起首先是一种宗教的内部变迁现象。然而，伊斯兰主义在当代作为一种突出的社会现象，则是同伊斯兰世界自近代以来在全球体系中的处境密切相关，这一处境在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的大跃进过程中被激化了。伊斯兰主义的兴起正是希望通过伊斯兰的途径来改变这一不利环境。从社会形式上讲，伊斯兰主义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运动，其本质则是政治意识形态。当代伊斯兰主义兴起的主要背景在于全球化。同时，伊斯兰主义本身也被全球化了，包括全球化的组织、目的和意识形态等。如果从公共影响的角度讲，伊斯兰主义在全球政治中是成功的，但作为一种政治实体来讲，它则似乎蕴含着一种内在的缺陷以及失败的种子。

[参考文献]

- [1] Nelley Lahoud, Anthony H. Johns. Islam in World Politics[M]. Abing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 [2] Barry Cooper. New Political Religions, or an Analysis of Modern Terrorism[M]. Columbia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4.
- [3] Youssef M. Choueiri. Islamic Fundamentalism[M]. London and Washington: Pinter, 1997.
- [4] Lawrence Davidson. Islamic Fundamentalism[M]. Westport, Connecticut and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8.

- [5] Olivier Roy. The Failure of Political Islam[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6] Olivier Roy. Globalized Islam: The Search for a New Ummah[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 [7] Mohammed Ayoob. The Many Faces of Political Islam: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Muslim World[M].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8.
- [8] Bassam Tibi. Islam between Culture and Politics[M]. New York: Palgrave, 2001.
- [9] John L. Esposito. Islam and Politics [M]. Syracuse,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4.
- [10] Nazih N. Ayubi. Political Islam: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Arab World[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 [11] Aini Linjakumpu. Political Islam in the Global World [M], Reading, UK: Ithaca Press, 2008.
- [12] Donatella della Porta, Mario Diani. Social Movements: An Introduction[M]. Oxford and Malden: Blackwell, 1999.
- [13] Quintan Wiktorwicz. Islamic Activism: A Social Movement Theory Approach[M].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4.
- [14] Mostafa Rejai. Political Ideology: A Comparative Approach[M]. Armonk, NY and London: M. E. Sharpe, 1995.
- [15] Bruce B. Lawrence. Defenders of God: The Fundamentalist Revolt against the Modern Age[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9.
- [16] Brian R. Farmer. Understanding Radical Islam: Medieval Ideolog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M]. New York: Peter Lang, 2007.
- [17] Bassam Tibi. The Challenge of Fundamentalism: Political Islam and the New World Disorder[M].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1998.
- [18] Simon W. Murden. Islam,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New Global Hegemony [M]. Boulder and London: Lynne Rienner, 2002.
- [19] Meghnad Desai. Rethinking Islamism: The Ideology of the New Terror[M]. 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is, 2007.
- [20] Efraim Karsh. Islamic Imperialism: A History[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21] Anthony G. McGrew, Paul G. Lewis. Global Politics: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Stat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Islamism”: The Global Context, Social Movement and Political Ideology

LIU Yi

Abstract Islamism is firstly a kind of religious movement which has recurred many times in history, while its resurgence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is really connected with the disadvantageous situation of Muslim world since the modern period. And this situation gets worse owing to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ization from the 1970s. Islamism is just to deal with this problem with a religious symbol. From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Islamism can be seen as a kind of social movement and political ideology. Globalization is the main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Islamism. At the same time, Islamism itself is globalized. It's not only about the organizations, but also its ideologies and objectives.

Key Words Islamism; Globalization; Social Movement; Political Ideology; Political Islam

(责任编辑: 杨 阳)